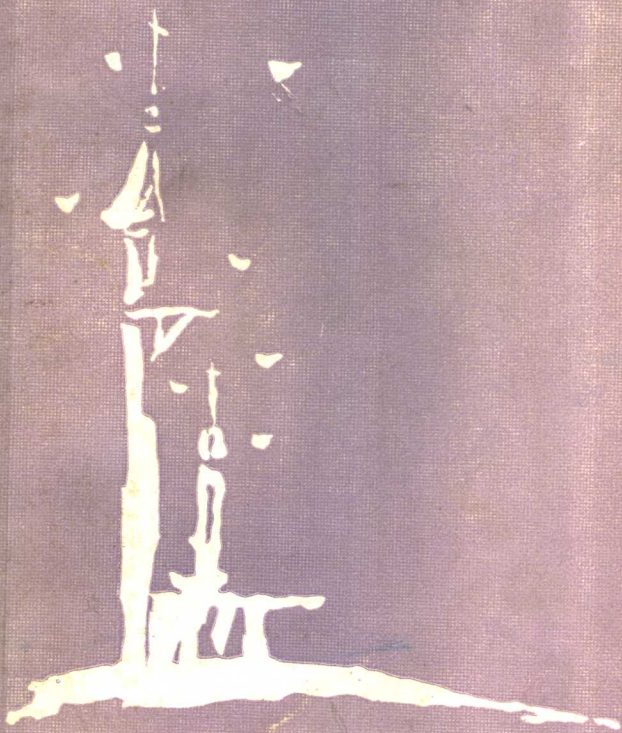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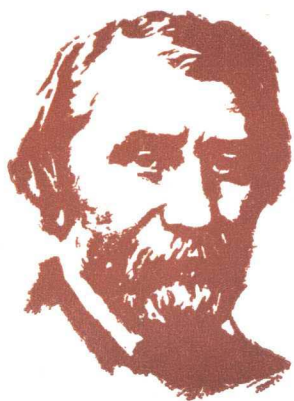


1512.4 / 133
2

屠格涅夫

中篇小说选





李家云 张咏荃 王殿凤 译

屠格涅夫

中篇小说选

陕西人民出版社

屠格涅夫中篇小说选

李家云 张咏荃 王殿凤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375 插页 4 字数 275,000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3,500

统一书号: 10094·509 定价: 1.8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选有屠格涅夫的六个中篇小说，计有《好斗之士》、《佩图什科夫》、《多余人的日记》、《不幸的女人》、《表》和《克拉拉·米利奇》。

《好斗之士》描写了一个经常以挖苦、挑衅别人来掩饰内心空虚的少尉以卑劣的手段枪杀了自己的好友和情敌。

《佩图什科夫》写了一个已过中年的中尉的初恋，读来既可笑，又动人。《多余人的日记》通过一个即将临终的青年人对自己短暂的一生的回顾，道出了社会的虚伪及由这种社会造成的扭曲的爱情对人所产生的心理压力。《不幸的女人》讲的是一个弱女在统治阶级的压迫下走投无路，服毒自杀的故事。《表》以一块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怀表为线索，活灵活现地描绘了儿童的心理活动及当时的社会风貌。《克拉拉·米利奇》叙写了一个失恋的女演员的自杀身死对一个生活如死水一般沉静的英俊青年的震动，梦幻色彩很浓，作者晚年的怅惘之情跃然纸上。

屠格涅夫的作品文笔美妙，情深意长，读来酣畅、动人。

目 录

一、好斗之士·····	(1)
二、佩图什科夫·····	(59)
三、多余人的日记·····	(115)
四、不幸的女人·····	(171)
五、表·····	(270)
六、克拉拉·米利奇·····	(326)



好斗之士

一八二九年某骑兵团驻防在 K 省基利洛夫村。远远看来，这个村子和其它那些小木板房、柴草垛、绿油油的大麻田以及贫瘠的爆竹柳就如同是一望无际的海洋——翻耕过的黑土地带——中的一座孤岛。村中央有一个小池塘，水面常年覆盖着鹅毛，池边四处坑坑洼洼、邈邈遏遏；百步之外，在道路的另一边，有一栋老爷们住的木房，早已无人居住，可怜地开始歪斜下沉。房后是一座荒芜的花园，花园里长满了不结果的老苹果树、高大的白桦树，上面搭满了鸦巢；在林间小路的尽头处的一间小屋子——昔日老爷们的

301739102

浴室——里，住着一个老态龙钟的管家，每天早晨，他按照旧习惯，哼哼哧哧、气喘吁吁，不时咳嗽几声，经过花园慢慢腾腾地蹭到老爷们的屋子去，实际上那些屋子里除了十二把包着褪了颜色的花缎子的白安乐椅、两个弯腿的又矮又宽的抽屉柜、四幅破烂画以及一个打掉了鼻子的石膏黑人以外，没有什么可看守的了。这所房子的主人——一个无忧无虑的年轻人——有时住在彼得堡，有时住在国外，把自己的领地完全忘了。从前有一段时间他叔父以其美酒闻名于全区，八年前，他从年事已高的叔父手中得到了这个领地。直到现在，一些墨绿色空大肚瓶子还和各种破烂东西、写满字的、有着五颜六色的封皮的笔记本、老式玻璃枝形吊灯架、叶卡捷琳娜^①时期的贵族制服、生了锈的钢柄佩剑等等乱扔在贮藏室里。

上校本人住的是一间厢房，他是一个结过婚的人，身材高大，沉默寡言，抑郁寡欢而且无精打采。另一间厢房里住着一位团副官，这是一个多愁善感、爱涂脂抹粉的人，喜爱鲜花和女人。某团军官先生们的社会圈子与所有其他的社会圈子没有什么不同。在他们中间有好人，有坏人；有聪明人，有无知的人……他们里面有一个骑兵上尉阿伏捷依·伊万诺维奇·卢奇科夫以好决斗而遐迩闻名。卢奇科夫个子不高，外表平常，有一张黄瘦的小脸，稀疏的黑头发，面孔的线条平平，还有一双黑眼睛。他很早就成了孤儿，在贫困和无人照管的情况下长大。几个星期以来，他举止十分安详……可是突然——好象有什么恶魔掌握了他——对所有的人都纠缠不休，使所有的人都厌烦他，他还蛮横无礼地注视所有的人，于是就引起了争吵。不

①叶卡捷琳娜：十八世纪时之俄国女皇。——译者注

过，阿伏捷依·伊万诺维奇并不避免与他的同事来往，可是他只和爱涂脂抹粉的副官一个人交好；阿伏捷依·伊万诺维奇既不赌牌，也不喝酒。

一八二九年五月，在训练开始之前不久，团里来了一名年轻的骑兵少尉费多尔·费多罗维奇·基斯捷尔，是个德裔俄国贵族，头发淡黄，十分温文尔雅，颇有教养，学识渊博。二十岁以前，他住在父母家中，在母亲、奶奶和两个姑姑的照顾下长大；他服军役只是按照奶奶的一个人的愿望作的，他奶奶甚至将近老年时，一看到白帽缨^①便激动不已。……他并不特别甘心情愿服军役，可是履行职责时十分努力，一丝不苟。他穿戴并不讲究，但异常整洁，合乎规定。在到达的头一天，费多尔·费多罗维奇就来见长官们，然后布置自己的住处。他随身带来了廉价的糊墙纸、地毯、窗帘等等，把四壁、房门都糊好了，加上了各种隔板，让人把院子打扫干净，重新安排了马厩、厨房，甚至划定了洗澡的地方……他忙了整整一个礼拜；所以，后来到他房里去是很令人赏心悦目的。窗前是一张整洁的桌子，上面摆着各式各样东西；墙角放着一个书架，上面有席勒^②和哥德^③的半身像；墙上挂着地图和一支猎枪；桌子旁边整齐地摆着一排烟嘴完整的烟斗；穿堂地板上铺着地毯；所有门都上了锁；窗户都挂着窗帘。费多尔·费多罗维奇房间里的一切东西都散发着整洁的气息。假如要在其他同事那里，那就完全不同啦！到其他人那里去你要勉强走过肮脏的院子；勤务兵在穿堂破帆布屏风后面打鼾；地板上是腐烂的干草；铺石上

①帝俄时军帽上之白帽缨。——译者注

②席勒：(1759—1805)德国的伟大诗人和剧作家。——同上

③哥德：德国的伟大诗人和思想家。——同上

是一双皮靴和满装黑鞋油的罐子底；屋里放着一张翘曲的呢面牌桌，上面划满了粉笔字；桌上放着一些茶杯，里面装着半杯黑褐色的凉茶；墙旁边摆着一张破烂、油污的宽沙发；窗户上是烟灰……主人自己身穿带有深红色棉绒翻领的草绿色睡衣，头戴亚细亚产的绣花小圆顶帽，踞坐在粗笨松软的扶手椅上，一只肥硕难看的狗戴着臭气难闻的铜脖套在主人身旁打鼾……所有的门总是敞开着……

费多尔·费多罗维奇深受新同事们的喜爱。他们喜爱他心地善良、谦恭温和、热心亲切并且生来喜好“一切美好的东西”——总而言之，喜爱也许在其他军官身上找不到的一切。大家给基斯捷尔起了个外号，叫他漂亮姑娘，并且对他客气、温和。只有阿伏捷依·卢奇科夫一个人对他白眼相加。有一天，训练过后，卢奇科夫微咬双唇、鼻孔大张，向他走过去。

“您好，克那斯特^①先生。”

基斯捷尔莫名其妙地看了看他。

“您好，克那斯特先生，”卢奇科夫又重复了一句。

“我叫基斯捷尔，阁下。”

“原来如此，克那斯特先生。”

费多尔·费多罗维奇转过身来，回家去了。卢奇科夫冷笑着目送他远去。

第二天，训练刚完，他马上向基斯捷尔走过去。

“喂，您近来怎么样，金杰尔巴利扎姆^②先生。”

基斯捷尔面红耳赤，直视着他的脸。阿伏捷依·伊万诺维

①一种烟草名。此处表示奚落对方。——译者注

②一种甜淡酒名。亦表示奚落对方。——同上

奇那一双毒辣的小眼睛闪烁着凶狠的喜悦神情。

“我在和您讲话，金杰尔巴利扎姆先生！”

“阁下，”费多尔·费多罗维奇回答他说，“我认为您的玩笑既粗鲁又不成体统——您听见了没有？既粗鲁又不成体统。”

“我们什么时候决斗呢？”卢奇科夫不慌不忙地反问说。

“您愿意什么时候……就是明天也行。”

第二天早晨他们进行了决斗，卢奇科夫使基斯捷尔受了轻伤。使证人们十分惊奇的是，卢奇科夫向受伤的人走过去，拿起他一只手，请他原谅。基斯捷尔在家里呆了两星期，阿伏捷依·伊万诺维奇去看了几次病人，而在费多尔·费多罗维奇痊愈之后，和他交上了朋友。卢奇科夫是不是喜欢上了年轻军官的果敢，是不是他心里产生了一种类似后悔的感情，——很难说……可是自从与基斯捷尔决斗以来，阿伏捷依·伊万诺维奇几乎不离开他，开始叫他费多尔，后来叫他费佳。在费多尔面前，他变成了另一个人，——奇怪！这并不是为了自己这样做的。他并不适于做一个温柔和顺的人。他仍然对谁也不同情：要知道，这是他命中注定的！他是属于那种仿佛生来有权支配别人的人；可是大自然没有赋予他享受这种权利所必需的才能。由于没有受到教育，没有出众的才智，他不应当露出马脚来。也许，他的这种倔强正是由于认识到自己所受教育的不足，正是出于想用一种一贯做作的样子掩盖自己的一切而产生的。阿伏捷依·伊万诺维奇最初迫使自己蔑视人们；后来发现，吓唬起他们也并不难，便当真蔑视起他们了。只要卢奇科夫一露面，所有并不完全庸俗的谈话，马上就停了下来，他对这感到很高兴。“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没有学，我也没有特长，”他独自

思索着，“所以你们什么也不知道，也不能当着我的面炫耀自己的长处……”也许，因此基斯捷尔使卢奇科夫终于摆脱了他装扮的这种角色，因为在和基斯捷尔相识以前，这位好斗之士没有遇到过一个真正“理想的”人，也就是无私而善良地满怀理想、因而是宽宏大量而不是自尊自大的人。

有一次，阿伏捷依·伊万诺维奇早晨来找基斯捷尔，抽着烟斗，不声不响地坐到扶手椅上。卢奇科夫在基斯捷尔面前并不为自己的无知而羞愧；他（不是没有原因地）信赖基斯捷尔的那种德国人的谦逊态度。

“呃，怎么样？”他开始说道，“昨天干什么了？想必是看书了吧，啊？”

“不错，看书了……”

“看的是什么书？说呀，兄弟，说呀，”阿伏捷依·伊万诺维奇完全用一种讥笑的语气说。

“我看了克莱斯特^①的《田园诗》。呵，多好啊！对不起，我给你翻译几行。”于是基斯捷尔热心地翻译起来，而卢奇科夫皱着眉头、咬紧双唇，注意听……

“对，对，”他急忙假笑着说，“好……很好……我，记得，看过这……好……”

“请告诉我一下，”他拖长了声音，仿佛勉强地又补充说了句，“你对路易十四^②有什么看法？”

于是基斯捷尔详细地讲起路易十四的事。卢奇科夫听着，

①克莱斯特：德国剧作家和小说家。——译者注

②路易十四：1643——1715年法国国王。他的统治时期是法国专制政体的全盛时代。在他统治时期，由于穷兵黩武和挥霍无度，使法国陷于极端贫困。——同上

许多东西他根本不懂，有的他理解得不对……最后他决心评论一番……他出了一身汗。“呃，要是我说错了呢？”他想到。确实，他经常胡扯一通，可是基斯捷尔从来没有不客气地反驳他，因为这个善良的青年对激起一个人爱好教育的事感到由衷地高兴。唉！阿伏捷依·伊万诺维奇向基斯捷尔问长嘘短可并不是出于爱好教育，而是，天知道为什么。也许，他想自己证实一下，他卢奇科夫有一个什么样的头脑：迟钝的，还是仅仅不过没有受到过锻炼？“实际上，我本来是不聪明的，”他不止一次地苦笑着自言自语，然后突然挺直全身，厚颜无耻、粗鲁无礼地四下打量着并且恶狠狠地笑起来，假如他发现，有哪一个同事在他的目光下垂下了自己的目光。“兄弟，这才是有学问、有教养……”他高傲地小声说道，“你不愿意这……？”

军官先生们对基斯捷尔和卢奇科夫的突然交好谈论得并不久，因为他们对好斗之士的怪异举止已经习惯了。“简直是魔鬼和婴儿结交了！”他们说……基斯捷尔到处热心地夸奖他的新朋友，可是没有人和他争论，因为人们怕卢奇科夫；卢奇科夫本人却从来不在别人面前提起基斯捷尔的名字，可是却不再和涂脂抹粉的副官来往了。

二

俄国南方的地主们都是十分喜欢举办舞会的人，他们把军官先生们请到自己家里并借机把他们的女儿嫁出去。离基利洛夫村十俄里就正有一个这样的地主——一位佩列卡托夫先生，拥有四百名农奴和一所相当宽敞的院落的人。他有一个十八岁的女儿玛申卡和妻子涅尼拉·玛卡丽耶夫娜。佩列卡托夫先

生从前曾经在骑兵里供职，可是由于他喜爱农村生活，由于懒散，他便退伍，象中等地主一样开始无声无息地过起日子来。涅尼拉·玛卡丽耶夫娜是莫斯科一位名门望族的私生女。

据说，她的保护人在自己的家里教育他的涅尼鲁什卡^①是十分尽心的，可是象出手一件不可靠的货物一样，人家一张口，他就急忙把她甩出去不管了。涅尼拉·玛卡丽耶夫娜自己境遇并不好，贵族老爷一共只给了她价值一万卢布的嫁妆。把她嫁给了佩列卡托夫先生。而佩列卡托夫为能娶到一个有教养的、聪明的小姐，仿佛完全引以为荣……是啊，归根结底，总还是高官显宦的亲戚。婚后，这位高官显宦对这夫妇二人加以庇护，也就是说，在接受了他们的礼物腌鹌鹑时对佩列卡托夫说：

“你，兄弟，”而有时简单地说：“你”。涅尼拉·玛卡丽耶夫娜完全掌握了丈夫，十分聪明地管理和支配全部财产，无论如何，比佩列卡托夫先生本人还强。她不大压迫她的丈夫，可是对他管得很紧，她自己给他定做衣服，并且按合乎地主的英国方式打扮他。佩列卡托夫先生按照她的吩咐留起了短尖胡子来掩盖那颗象熟透了的马林浆果一样的大瘤子。从涅尼拉·玛卡丽耶夫娜这一方面来说，她向客人们说明，她丈夫吹长笛，而所有吹长笛的人在下嘴唇下面都留胡须，以便更适合于掌握乐器。佩列卡托夫先生从早晨就戴上了洁净的高级领带，梳洗整齐。话又说回来，他对自己的命运十分满意，因为他吃得总是十分可口，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睡多少觉就睡多少觉。正象邻居们说的，涅尼拉·玛卡丽耶夫娜在家里过的是“外国方式”的生活，因为她雇用的人很少，给他们穿得很整洁。虚荣心使她

^①涅尼拉的小称。——译者注

倍受折磨，她想就是成为县里的头等贵族夫人也好，可是某县的贵族们尽管在她家里大吃大喝，可总还是不选她的丈夫，不是选退役的中校布尔科利茨，就是选退役的准少校布伦久科夫。对他们来说佩列卡托夫好象是过于城市化了。

佩列卡托夫先生的女儿玛申卡长得象父亲。涅尼拉·玛卡丽耶夫娜对她的教育费了很多心血。她法语讲得很好，钢琴弹得不坏，她中等身材，相当丰满白皙。她那微胖的脸上浮现着善良、愉快的笑容；一头淡褐色、不太浓密的头发，一双深棕色的眼睛、悦耳的声音——她的一切总是讨人喜欢。可是她不由地显现出不装腔作势、不抱偏见、草原上姑娘少有的博学多识、自由的神态、语言和见解的纯朴。她任其自然地成长起来，涅尼拉·玛卡丽耶夫娜并不约束她。

一天上午，十二点钟，佩列卡托夫全家来到客厅。丈夫身穿绿色燕尾服、佩戴高级方格领带，下身穿一条豌豆色裤子，脚登一双半高腰皮鞋，站在窗前聚精会神地打苍蝇。女儿在绣架上刺绣；她那只戴着露出手指的半截手套的半腴的小手在绣布上不慌不忙、轻盈灵巧地起落不停。涅尼拉·玛卡丽耶夫娜坐在沙发上，不声不响地望着地板。

“您向××团发出请帖了吗，谢尔盖·谢尔盖依奇①？”她问丈夫说。

“来参加今天的晚会吗？当然，我请了，夫人。（不许她叫她老婆子。）怎么能不请呢！”

“要是完全没有男伴，”涅尼拉·玛卡丽耶夫娜接着说道，“姑娘们就没有人陪着跳舞了。”

①谢尔盖耶维奇的暱称。——译者注

丈夫长出了一口气，仿佛缺少男伴使他感到非常为难。

“妈妈，”玛莎突然说道，“请卢奇科夫先生了吗？”

“哪个卢奇科夫？”

“他也是一个军官。据说，他是一个十分有趣的人。”

“怎么回事？”

“是呀。他并不漂亮也不年轻，可是大家都怕他。他是一个很凶的好决斗的人。（母亲双眉微皱。）我倒是非常想见见他。”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打断了女儿的话。

“那有什么可看的，我的心肝？你以为他就象是拜伦^①爵士的样子吗？（那时我们这里刚刚开始谈起拜伦爵士。）不值一提！要知道就是我，我的心肝，很久以前也以爱闹事出名。”

玛莎惊讶地看了看父母，笑了笑，然后跳起身来，吻了吻她父亲的面颊。他妻子微微一笑……而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并没有说谎。

“不知道这位先生来不来，”涅尼拉·玛卡丽耶夫娜低声说，“也许，连他也会光临的。”

女儿长舒了一口气。

“当心不要爱上他，”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提醒说，“我知道，你们这些人现在……这样的人……非常兴奋……”

“不对，”玛莎天真地反驳道。

涅尼拉·玛卡丽耶夫娜冷冷地望着她丈夫。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有点仓惶失措地玩弄着表链，从桌子上拿起了他的英国

^①拜伦爵士：1788—1824年，英国诗人。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杰出代表人物。——译者注

宽边帽子，去忙家务事了。他的那条狗畏葸驯顺地随他身后跑去，它就象一只伶俐的动物，感觉到它的主人自己在家中也不是一个十分有权威的人，所以它行动起来也畏畏缩缩、胆小异常。

涅尼拉·玛卡丽耶夫娜向女儿走过去，轻轻地抬起她的头，温和地望着她的眼睛。“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开始恋爱？”涅尼拉·玛卡丽耶夫娜问道。

玛莎笑着吻了吻妈妈的手，肯定地摇了几下头。

“你自己看着办吧，”涅尼拉·玛卡丽耶夫娜说，摸了摸女儿的面颊，随她丈夫身后走去。玛莎靠向椅背，把头垂到胸前，双手交叉，眯缝着眼，久久地望着窗外……她那细嫩的双颊微微发红，她长出了一口气挺直了身子，又开始刺绣，她碰掉了针，一只手托着脸，轻轻地咬着指甲，沉思起来……后来看看自己的肩膀和那只伸出来的手，站起身来，向镜子走过去，冷笑了一下，戴上帽子，向花园走去。

就在这天晚上八点钟，客人们开始聚会了，主妇佩列卡托娃盛情地接待并“照应”太太，玛申卡接待、照应姑娘们，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和地主们谈论着事情，不时地望望妻子。一些服饰漂亮的年轻人和故意晚来的军官们开始露面了，上校先生本人终于在他的副官、基斯捷尔和卢奇科夫的陪同下来了。他把他们向女主人作了介绍。卢奇科夫不言不语地行了个礼，基斯捷尔嘟囔了句普通客套话：“十分高兴……”，佩列卡托夫先生向上校走过去，紧紧地和他握了握手，深情地望着他的双眼，上校立刻皱起了眉头。开始跳舞了。基斯捷尔邀请了玛申卡，这时又奏起了苏格兰舞曲。

“请告诉我，”他们转了二十圈，跳到大厅的边上，他们

终于成了头一对，玛莎问他，“为什么您的朋友不跳舞呢？”

“哪个朋友？”

玛莎用扇子尖向卢奇科夫指了指。

“他从来不跳舞，”基斯捷尔说。

“那他为什么来呢？”

基斯捷尔有点发窘了。

“他希望有机会……”

玛申卡打断了他的话：

“您好象刚调到我们这个团不久？”

“到您的团，”基斯捷尔笑道，“对，是不久。”

“您在这里不寂寞吗？”

“您别那么说……我在这里找到了这么令人愉快的场合……还有大自然！……”基斯捷尔开始形容大自然。玛莎没有抬头听他讲着。阿伏捷依·伊万诺维奇站在一边神情冷漠地望着跳舞的人们。

“卢奇科夫先生多大岁数了？”她突然问道。

“我想，他大概三十……五岁吧，”基斯捷尔说。

“听说，他是一个可怕的人……爱发火，”玛莎急急忙忙又补充了一句。

“他有点儿性情急躁……可是，其实，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据说，人家都怕他？”

基斯捷尔哑然失笑。

“您呢？”

“我和他是朋友。”

“真的吗？”